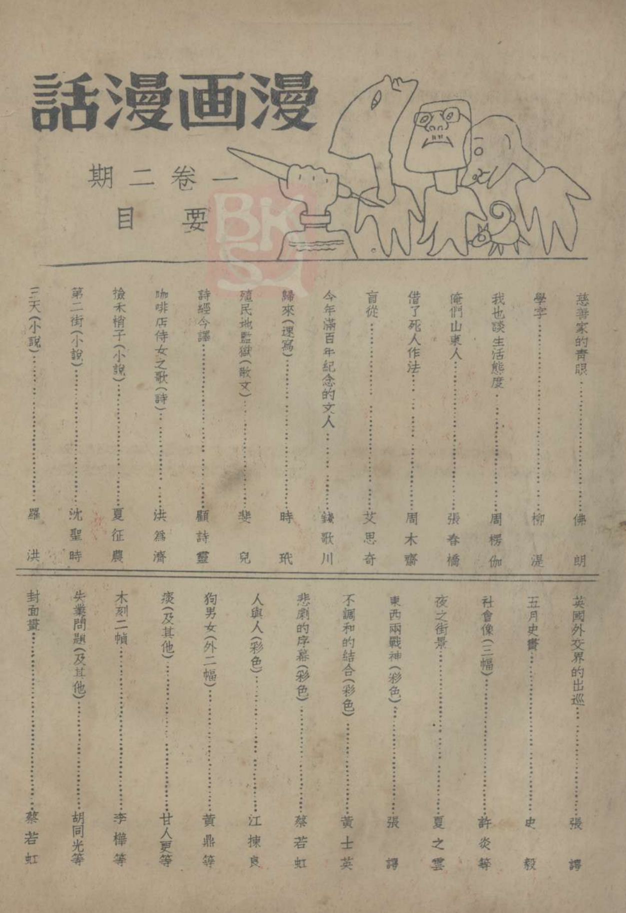
漫画漫話



伍月　一卷二期



漫画漫話

一卷二期

要目

(一)在德國遇着了討價過高的德國人
民領袖兼總理的希特勒



(二)在莫斯科遇着了蘇聯人民外交委
員長李維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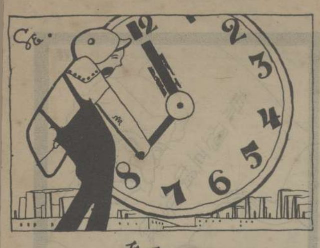
(三)在華沙遇着了左右爲難的波蘭陸
軍總長畢蘇茨基



(四)在拍拉格遇着了聯法親蘇的捷克
外長貝奈斯

英國外交界的出巡

張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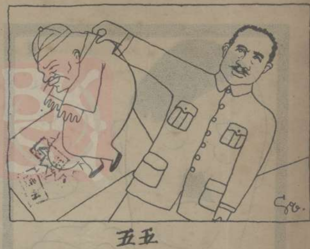
五一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九.



五卅

五月史畫

史毅 作

漫話

佛朗　柳湜　周楞伽　張春橋　周木齋　艾思奇

慈善家的青眼

佛朗

天災人禍頻仍的中國，幸而幷不缺少慈善家，這現象是稍爲令人可慰的，有這麽多慈悲爲懷的慈善家，「受慈善」的「人」能夠叨惠恩澤，想來是必然的了；其實這樣的說法，也還是太不夠的，慈善家所「恩澤」的，何止是人，簡直是及於禽獸，斷屠，放生，之類的善舉，不是到處「風行」嗎？

據說愛人愛物，才是慈善家的標準豐度，自然，這不是常人所能冀及的；譬如長年吃素，不許有一點肉味到口，這會令人多麽難過，而不茹葷腥的慈善家，就在這點上使人很可佩服！

慈善家必須以吃素戒殺爲至高操行，大槪是由於」「體上天好生之德」，符聖人「仁民愛物」之心故，「仁民愛物」，所以對禽獸也得和人一同看待了。

然而我却懷疑。因爲在另一方面想，覺得上天是幷不怎樣好生的，幷且也不敎人戒殺，至於聖人，誰說他有關心管及禽獸來？偶閱到袁枚致汪大紳的尺牘，居然得到「有書爲證」。

『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槓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庭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子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亦爲血乎？』

袁枚，雖然在一班居士之流看來是名敎罪人，他的話總非正道，但他這番道理，却是引出聖人作證的，想來不能

謂之罪言。

今天下滔滔多慈善家，而慈善家又似乎都在這裏放生，吃素；將來效果如何，暫難分曉，不過，假如動輒以一虫一豸之微的生物爲懷，我覺得現在的慈善家委實太悲哀了。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人吃人」的事情也不能算是殘忍，這世界，人吃人的事，不是常有嗎？慈善家之流在高樓大廈之內，重裀叠褥之上已經關心到亂世的雞犬，（在慈蔭底下的雞犬，眞可說是「飛昇」了！）對於易子而食的事實，不知會作何感想？

聽說動物護生園，發生過一種煩憂，就是禽獸的生殖速率太大了。食料開銷至鉅，幷且犬馬成羣，不識抬舉的獸生管理困難，給予慈善家很多麻煩，幾乎不能支持下去，但近來據報載，該園似乎已很安定，想來大可擴充，擴充成一個牧畜場。

「寧爲太平狗，莫作亂世人。」就是亂世狗也好，至少慈善家還會另眼相待的。

學字

柳遲

因爲自己編的雜誌馬上要改用手頭字，沒事時，就拏出手頭字第一期字彙來練習。練習方法是先把自己會用的除外，再把其餘的字又分爲兩類。一類是變化很小，容易記憶或理解的，一類是變化很大，「素昧平生」不易記牢的。我在一張寫壞了的稿紙上像孩子學字時一般的練習。

等到在紙上練習的熟了。我於是隨便在雜誌架上抽出一本雜誌，我想來應用，我一句一句的細讀，一字一字的查檢，我想把有手頭字的原字一一用手頭字去代替它。但是成績怎樣呢？只能列入劣等，因爲文章中就是同一個字，有的改換了，沒有改動的依然還不少，不要說那些較新鮮的手頭字，能運用的自然更少。

這不足怪，是用得太少，還不熟習。

可是在這練習中，倒使我想到十多年前開始學字的時代。那中等學校照例都有文字學一科，當時有點身份的文人，也還習于要寫幾個別人不易認識的古字，以示自己的淵博的。我記得，那時C城教文字學最有名的人是易培基氏，易氏身價最高，一到學校來上課時，是坐三人抬的轎子，氣焰凌人，也幾乎使你不能想像，對學校其他教員，概給與渺視的眼光。在教員休息室內，並不同任何人對話，給會計下一個條子要薪水，也要寫幾個古字，使那只會管錢，打算盤的會計叫苦。自然，學生是佩服得他五體投地的，學生中受他的影響也着實造出不少會寫古字，翻白眼，目空一切，瘋瘋顛顛的青年來。

回想起來，我感覺最怪的是，我們從未懷想過學這些古字除開同會計開開玩笑外有什麼用呢？

後來到了北平，一時迷入故紙堆中，我才發覺以前學的幾個古字也還有它的用處。於是自己更往深造，也多看了一些在故鄉不能看到的古書，破銅器，鉄器，畫片，磚頭這類東西了。不久，易培基氏到了北平，做了故宮博物館的館長，我又發覺，易氏學古字除嚇人外，也還有他的實用，就是藉文字方面，可以賞鑑古物，他做博物館長是很相宜的。不過，當時却未想到，他的認識古字却是為了鑑別國寶的眞僞，以便收來選擇幾件自己用用的。

又不久，我丟了古書，自然與那些古字又生疏起來。但偶然接到幾個舊師友的來信，也還故意開開玩笑，寫幾個古字。我每每對着這些玩笑，總要引起當時學習時的艱辛的情緒來，沉重的嘆一口氣。但不想到，中國文字的進步如此飛速，現在已達到大衆語的階段了。在我這短短的有生之年，還能有機會再來一遍學習手頭字，這是很可賀的。我相信這種字形方面的變化，還不過是文字變化的開始，在我的生命期限內，一定還有一次學習字母的時期到來，因為中國文字不能就停留在這手頭字的階段的，文字不會止於形的變化，一定要發展到音符的，這日子想來不久了罷！我微笑的在等待我再來做一次孩子，雙手伏在桌子上練習中國新文字的字母。

我也談生活態度

周楞伽

不久以前，嚴以霖先生在自由談上談到生活態度。他引用了有島武郎的話，把人的生活態度分為三類：一是追憶過去生活的美夢的，是屬於回憶的。一是渴慕未來生活的美夢的，是屬於幻想的。一是重視現在生活的，是屬於所謂「人」的。在這篇文章裏面，嚴先生並沒有告訴我們他是在發表他自己的見解，還是在闡明有島武郎的主張；不過從文章的本身觀察起來似乎以闡明有島武郎的主張居多。

有島武郎已作古人，「蓋棺論定，」似乎可以不必再多說什麼。但現在既有嚴先生來複述他的主張，那我也不妨就以嚴先生為對象，也來談談生活態度。

首先我要申明的是，我並不反對有島武郎的主張。我覺得，他的「認定現在價值為無上的高，要出全力去求它。」這兩句話是對的。我所不能同意的，只是他那種死板板的機械化的分類法。因為一個人，不論他是在追憶過去，或者是在渴慕未來，他的生活却總是現在的，決不能因他在「追憶過去」或「渴慕未來」之故，就把他分為「追憶過去的人，」或「渴

慕未來的人。」所以，我以為最適當的分類法，應該是：(1)生活在現在而追憶着過去的人。(2)生活在現在而努力着現在的人。(3)生活在現在而渴慕着未來的人。

關於第一類的人，我們可以舉出不少遺老遺少來做例子。這一類的人，他們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只知迷戀死去的骸骨，在回憶的樂園裏而過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有的在弄晚明文學，有的在談格調性靈，飄飄然不復知「人間」何「世」。我們對他們已經沒有多大希望，只好眼望着他們到時代的面前去作末日的受審判者，不必多說什麼。

不過對於第二類的人，也就是有島武郎所特別推許的屬於所謂「人」的人，我們也不能給予他們以過多的期望。原因是這一類的人眼光多半太近視，太急功圖利。固然，努力着現在是應該的，但首先要問的是：當我們努力着現在的時候，我們的周圍有沒有什麼羈絆？如若是有羈絆的話，則我們努力所得的成果，能否為我們所享受還不可知。這也是要不得的。

只有第三類的人，他們一方面能嚼着生命的苦杯，生活於現在，一方面又不缺少渴慕未來光明前途的心。這一類的人，纔是我們今日所非常需要的。所以，在目前，如若有人問我生活的態度應該怎樣，那我所能回答他的惟有：

『腳踏着現實，眼望着未來，這纔是我們今日所應有的生活態度』

俺們山東人

張蓁楨

一提到俺們山東人，尤其是山東土人，在一般文明人底眼里所見到想到聽到的情形中，是這樣的：蠻性，個兒粗而且不矮，臉子猪肝子那樣的，說起話來粗野，高昂；嘴裏有大葱味，雖然，在哲學上有時和阿Q相同，在粗野這一點上說，却是很能抵抗的。所以文明人對俺們山東人是笑他呆，粗，直爽，却又要懼怕。比方說，北平的水糞兩業便是山東人的獨有，甚而成閥。去年在北平，一位同鄉見窮我得住不下去的時節，便對我說了些不要緊之類的話。他說：「公寓里最優待山東人，像欠點錢什麼的，別人不成，山東人時掌櫃的却不致說太難聽的話，而且，向他們借點錢也不致遭到拒絕。」問他為什麼，他也不告訴我，只說：「向來這樣。」

山東的確是好地方，有人說，首先它是所謂「禮義之邦，」而且去年在報紙「山東」(或「魯」)這字登出的次數和某國的名字(人、地、兩種名字)差不多少。今年除照樣尊孔以外，還正派工程師修孔廟，見到它的時候，似乎更多了一點兒。況且孔子以下的「大賢」又都在山東呢。可惜一件事：四大賢的後裔多在野蠻著於世的曹州府(現在的荷澤縣)一帶，似乎很

侮辱了賢者似的。再說水滸傳上的英雄們的遺地也都在，雖然是兩樣了。

筆者是山東人，又是野蠻的曹州府人（不是荷澤而是另一個小縣城），這兒就談談這些野蠻人吧。也許會惹得文明人拿着當笑料。不過這裏不單報告他愛吃大葱。

俺們山東人和別省人底性格不同的，這原因是由於環境和生活的影響。在山東靠近着黃河，這是百害一利的黃河，生活的艱難是可以預料到的。從老年人底嘴里聽得來的過去的歲月中從沒有較好的一年，在這一種情形下，人民爲了和自然鬥爭，便養成了那種可愛的性格，便是：耐苦。這一特點別人是知道的，就是文明的人也知道，所以在各大都市以及關東都有山東人底脚印，雖然，那脚印未免不會有血漬。然而，現在，已被淡忘了。

這一種耐苦的性格不是壞的，如果得到適當的發展的話。比方說，一個耐苦的人當然不會偷賴和狡滑的，如果給他一種工作，他一定能夠盡力量地去工作的。但是，在文化落後的這兒，却很容易地變成了一羣宿命論者。一直到現在，支配農村大衆的不是長官，而是在十字路口的那些小廟兒。就以去年的水災來說，俺們那兒就是被某些人視爲好地方，——結果，龍王廟也沐浴在水里了；別的當然不用我來說，向來打折扣的新聞欄里也說是很嚴重呢。

就在家鄉，近來出了位「×長」老爺，他底那些事情足夠寫一篇長文，所辦的事情和三月號的時代漫畫上那位王先生差不多。差一點，就是王先生趕不上他威風。

說到愛吃大葱，也並不是沒有理的，至少，生理上需要。在俺們那兒，人禍和人造的天災十幾年來年年不空，這些苦悶使得俺們老鄉不能不去走險，往關東這幾年沒有路走，往城市，城市里多得沒法踏脚步。許多苦悶養成了粗野的皮氣，同時，在耐勞中又要一種刺激，大葱和辣椒便成了良好的食料。每次回家，都是很多地吃的。如果不吃他們會嘲笑的，「白饃饃（麥子麵製的）就（和着的意思）肉，越吃越瘦，」「吃的辣，當的家」（撑理家政的意思。）——這不是很好的嘲笑嗎？所以，爲了要當家，年青的我們，便得大量的吃。

文明人：你能吃這種紅色的辣椒麼？恐怕是很那個的。

至於水滸傳上的那些事，在曹州府一帶還有着許多的傳說，等以後整理出來再談吧。

四月九日晨。濟南。

借了死人作法

周木齋

周作人先生在永日集的榮光之手文中，介紹多馬印戈耳支比的這書，

引第來則博士的金枝節本上第三章講感應法術的話。

擬似法術中很繁盛的一支派是借了死人來作法的。……各時代各地方的盜賊多行這門法術，在他們的職業上是極有用的。如南斯拉夫的賊起手用一根死人骨拋在屋上，嘲諷地說道，「骨頭會醒時，人們也就醒」，以後這屋裏的人就再也爭不開眼了。同樣在爪哇，賊從坟上拏一點土撒在他要偸的人家周圍，使家中人沉睡。印度人把火葬的灰撒在門口，秘魯的印第安人則撒人骨的灰土，哥薩克人將死人脛骨除去骨髓，灌入牛脂，點起火來，在屋外周行三遍，也能叫人熟睡如死。哥薩克又用腿骨做蕭，吹時使聞者疲倦不能興。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用初次經產而死的女人的左臂骨，但是這骨又須得是偸來的。在進人家去以前他們以骨敲地，使家中人不能言動，僵臥如死，能見聞一切，但全然無力，有些簡直就睡着而且打鼾了。在歐洲則云榮光之手有同樣的效力，這是絞死者的手，風乾，製過的。

借了死人來作法的法術，有這許多，很有趣味的。

牠的作用，是叫人睜不開眼來，沉睡或熟睡如死，疲倦不能興，「不能言動，僵臥如死，能見聞一切，但「全然無力」，則是比較輕微的了。

這些作用，也是毒害，可以說是生理的。

但也有心理的，那也是由於借了死人來作法。法術也那樣多，作用也那樣多。在職業上也是極有用的。不過不是盜賊，而是所謂聖人君子。

最饒有趣味的，是「骨頭會醒時，人們也就醒」這兩句話了。趣味是在牠的矛盾。拋死人的骨頭，是要死骨發生作用的。說這話的意思，是要骨頭不醒，因此人們也不醒的。但是骨頭會醒才是作用，不醒就不是作用了。

因此可以把這兩句話改說道：

「骨頭會醒時，人們就不醒」。

盲從

房龍所著「我們的世界」一書裏，論中國的一章大部分是騙人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事實的記載。例如他說中國人崇拜祖先，最初興築鐵路的時候，他們怕「鐵軌上轟轟的聲音擾亂了地下祖先的清睡，」常常起來作激烈的反對。一八七五年要修築「上海至吳淞幾哩長的鐵道」時，還因此停頓下來。

這樣的事情，就是中國人，也怕沒有多少人能記得了。虧得書上有記載，我們才有機會可回憶到這一類的

前人的傑作。當時的他們，想來也是理直氣壯的。崇拜祖先既是天經地義，那爲什麼不應該反對築路呢？如果那時的人也會用時髦名詞，我想那些主張築路的人一定要吃他們這樣罵一句：「盲從歐化！」這就是說，這些人是閉着眼睛給洋鬼子帶去跳火坑的。

在現在的我們看來，事情的誰是誰非，馬上就可以明白。築鐵路是使中國進步，決不會走向火坑。但當時人們的眼裏，唯一的東西只是祖墳，他們根本除了祖墳以外看不見別的東西，要叫他們了解另外的意思，是不可能的。你主張築路，當然覺得自己的眼光高他們一着，但他們那裏能同情你，他們只曉得向你吵鬧：「當心祖墳呀，你爲什麼看不見了？瞎子！」

從來用盲從兩個字罵人的人，大抵都是這樣的。罵的人並不見得的眞是瞎子，既然會去「從，」當然自己總看見了有什麼可從的地方。縱然眞是瞎子，至少也還有耳朶聽聽，可以分辨出是非來。人不是機器，決沒有眞的毫無自主力去跟人的。其實被罵的人不但不盲，反而是更敏銳一點，看見了墳堆以外還有海闊天空的地方，要想衝上去，近視的俗物不了解，才以爲是去跳火坑罷了。

現在總算不是一八七五年了。人們不再有誰會反對築路了罷。房龍現在還鄭重其事把這啓事記載下來，好像中國永遠都會是這樣的，這也可見他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多麼樣缺少認識！然而，在別種的領域裏，用「盲從」作口實來指摘人的，不是還多着嗎？不是還有人守護着另外的一種祖墳，而反對着另外的一種鐵路嗎？這一種鐵路如果築造起來，不是就會使他們害怕，害怕擾亂了他祖先的淸睡，不，其實就是他們自己一羣的淸睡嗎？

時代也究竟不同了，這些新的祖墳守護者，對於自己的近視，也似乎不像前人那樣不自覺了。他們也似乎也未嘗不知道，鐵路築起來，可以走向海闊天空的地方。然而他們是要靠在祖墳上睡覺的，這究竟於自己不利。所以，現在罵人盲從，是要故意這樣罵，而不是言出無心了。

我從前聽人講過這樣一件事：愛羅先珂在北京時，曾去聽過中國學生們演新劇，出來說：「我覺得中國學生有點輕浮。」劇員中有人知道了，就發表反對的意見道：「我們不能盲從愛羅先珂啊！」不錯，愛羅先珂是盲詩人，這樣反對，倒很盡到了刻毒的能事了。但愛羅先珂有更敏銳的耳朶，這事誰又能否認呢？由這裏就可以知道：所謂「盲從」，不過是因爲守護自己的醜惡等於守護自己的生命，才故意牽扯出來的一種罪狀而已。

這是祖墳守護者的主觀眞理。

今年滿百年紀念的文人

錢歌川

巴特拉
奧斯汀
馬克吐温
嘉寶流

去年百年忌的文人，有高立支（S. T. Coleridge）和藍姆（Charles Lamb），而誕生百年紀念的則有莫利斯（William Morris），當然，在那一年中文人的生死，決不止此，不過這三個英國文人，却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尤其是詩人高立支和隨筆家藍姆，實爲英國文學史上兩大名人，雖有莫利斯之生，決不能償前二者之死，可見一八三四年對于文學界，實在是一個厄年。

去年的事，且讓他過去，我們且來看看今年滿一百年紀念的又有些什麼人。在英國文學界一八三五年並不算壞，這年並沒有死去什麼大了不得的文人。如果一定要去尋來湊熱鬧的話，我們只可以找出蘇格蘭的田園詩人霍格（James Hogg）是這年死的。由這位詩人的姓氏上，我們所聯想到的雖然是猪（hog），但却被呼着「愛特利克的牧羊童子」，因爲他是生在蘇格蘭的愛特利克（Ettrick）地方，因家貧被人僱去牧羊，他便在羊羣中讀書，而終至爲一個與彭玆（Burns）相若的詩人。

一八三五年所生的文人却濟濟多士，而且各標一幟，蔚爲大觀。在文人之中，拔一頭地而另創一格的便有蕭伯納自願稱弟子的那位小說家巴特拉（Sanmel Butler）。說到巴特拉，便令我們想到他那本奇書 Erewhon。這個書名是將 Nowhere）（無何有之鄉）顚倒寫成的。一部想像國的旅行記。因爲國名是倒行的，所以這國內一切的事情也都是倒行逆施的。譬如一個人犯了罪不送到法院去而要被送入醫院，反之，生了病的人却要送入法院。所以在那國內人們所最恐怖的事，就是生病。如果一家有了病人，一家的人都得苦心慘淡地來爲之隱瞞。反而那些犯罪者却耀武揚威，目無法

紀。這原是巴特拉對於世相的一種諷刺。意思是說犯罪是社會的缺陷，所以是社會的疾病，既是社會的，當然不應該責備個人。至於個人的病痛，那完全是由於他自己不講究衛生而起的，人們不察，還要把病痛看爲一種特權，要周圍的人來招呼他，而受着一種不當的叮嚀的待遇。在這國內機械早就廢止了，因爲他們覺得機械終有一天要把人們做成奴隸的。作者在當時便看出了機械的弊害，所以對於機械文明加以猛烈的攻擊。其他如教育制度，宗教等社會一切事實，莫不罵得體無完膚。這本書發表以後，作者的母親便死了，這只是一種偶然的遇合，而作者的父親竟爲之遷怒到這本書，說他兒子不應該寫出這樣的該死的書來，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顯妣。這樣頑固的父親，竟能生出這樣開化的兒子，也是世間少有的怪事。

我們讀了他這樣辛辣的文章，誰也不會懷疑作者的勇敢和強悍的，然而他却是一個最胆小，而小心翼翼的人。他的著作在出版以前，一定要送給他一位異性的朋友去看過，依了她的批評以後再去改正，而後發表。不幸這位不櫛進士却先巴特拉而死，使他爲之喪胆，一時竟將他未完的小說擱筆，後雖繼續寫完了，但至死不敢拿出來發表。誰知這本死後刊行的書却是他一生的傑作「人生」(The Way of All Flesh)。內容無異是對于僞善虛飾的時代 Victorianism 的宣戰，實爲現代小說的先驅，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品。等這部書出來，他的父親早已死了，無從忿罵，而只有一位女郎讀了，在憤慨之餘卽時投入客廳的火爐中把它燒毀了。

一八三五年除產生了這位小說家而外，還產生了一位詩人，那就是繼丁尼孫 (Tenuyson) 之後成爲桂冠詩人 (Post-Laureate) 的奧斯汀 (Aljred Austin)。當一八九二年丁尼孫死了，一時後起無人。斯文彭 (SwinBurne) 和莫利斯都不合桂冠詩人的條件，因爲桂冠詩人的著作，非穩健而保守者莫辦。斯氏和莫氏旣都缺此資格，只好虛座以待者數年。後來政府在沒有辦法之中，便勉強把這位子給了奧斯汀了。奧氏雖做了桂冠詩人，也竟無相當的著作出來，所以世評不佳。他的詩的缺點就在缺乏熱情的流露和獨特的個性，但充滿着對大自然的愛慕，而有一種樸素的魅力。不過仍然不能和前輩的桂冠詩人相伯仲。

除了英國的文人以外，在一八三五年生的還有法國的偵探小說的鼻祖嘉寶流 (Emile Gaboriau)，和美國的幽默大家馬克吐溫 (Mark Twain)。提到前者對于一般愛看偵探小說的人沒有不知道的，現因篇幅關係對于他的介紹未能多說，只能就後者再說幾句以便結束本文。

馬克吐溫是一本筆名，他的本名叫作克萊門。(Samuel Langhorne Clemens)。他這個筆名是取自米西西比(Mississippi) 河測量水深時測量者的呼聲。他原是生在米西西比河畔一個叫作米所里 (Missouri) 的小城中，曾做過一下這河中來往的舵工。代表作有湯姆索耶的冒險 (The Adventure of Tom Sawyer) 和其續篇赫克萊伯利迴的冒險，(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幽默之中而正確地描寫着素樸的原始文明。

他在寫作小說之外，也曾幹過出版事業，失敗之後，負債纍纍，費了好幾年才還清楚。死前十年間的生活，還算差強人意。

馬克吐溫的作品，表面看來很是幽默，其實很是沉痛的。對于人生有深刻的觀察，寫作的本心也是很認眞的。其表面滑稽內含憂愁之處，不弱於堂吉訶德，(Don Quixote)，而對于僞善和虛飾的憎惡與諷刺，又可與莫利哀 (Moliere) 相抗衡。而且馬克吐溫所發表的作品，大概都經過一次嚴厲的删改的。卽是他的稿件都得經他太太看過，然後送出發表。太太審閱時遇着那些過甚的地方，都要用朱筆删去。所以如果馬克吐溫沒有這位私設的審查官，他的小說問世，也許要像巴特拉的一樣，被人看完馬上拋入火爐燒毀的罷。

(據十二卷三號英文世界時潮小川和夫介紹文)

漫畫漫話創刊號目錄

社會像

（上海自殺者的統計，每四小時一人，而且十八人之中，必定有五個以上是靑年。）

死神的跳舞

許炎作



玉書作

都市裏的建築方興未艾鄉村

城市三部曲

陸振聲作



夜之街景

夏之雲作


含維他命豐富，
滋養價值最高，
味美無腥，
消化易速，
無論婦孺，
均甚喜服。
老年衰弱多病，
中年斲傷虧損，
幼年先天不足，
婦女血虧少乳，
調服本品，
稱最合宜。
I.D. EMULSION
五洲
乳白魚肝油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各药房均售

纔停了雪，風又颳起來啦。空中的雲塊給風撵着，一塊挨一塊，擠呀擠呀的彷彿是逃難似的，拚命的掙脫，一刻不停的往南直跑。地上的積雪隨風跳起來，颼颼地叫幾聲，又跌下去。寒冷走到庫勒郭布特平原站住了脚，開始呼呼的喘粗氣。



歸來

時玳

布魯圖騎着馬，獨自一個人在冰天雪地里頂着風頭奔馳。

穿過莫端拉那林，風勢更猛，雪粒被風抓着滿空里揚。布魯圖連眼都睜不開，飛沙般的雪粒，不住的掃着他的鼻梁子，和鼻子上下左右的部分，要不是羊皮帽把頭裝得嚴嚴實實，難保凍不碎耳朵。

——吉利門得！——布魯圖心里咕嚕了一下，這麼冷的天，除了祈禱之外，還有啥法子？

馬越跑越慢，幾乎是踐步小跑了，布魯圖猛的睜眼一看，馬鬃上已經結了長細的冰凌，從馬頸上下垂着。亮津津怪好看的，想伸手去摸一根，不知什麼時候手凍僵了？像筋骨都死了性似的動彈不得。這樣立刻觸動了他的靈感，發覺了自己也被寒冷所羈絆，鼻子一陣酸一陣痛，鼻涕順着鼻尖點點滴着，浸濕了胸前的皮衣。

——活佛保佑我平安的到家吧——

聲音低微微地從布魯圖的嘴里冒出來，沒作手勢，也沒仰面朝天，但他的心却是出於一片虔誠。一個軍人，尤其是諾顏王治下的軍人，處處都用祈禱來解救辛苦或不幸的災禍，祇要把一顆誠實的心獻給「佛爺」，那是他們生活上唯一的安慰。

風浪流到伊爾班奈馬嶺又折回來，急激的冲洗着不列克拉齊漫漫的雪野。布魯圖的身子上所有的溫暖，全給風抓了去，似乎背血中的熱度也被攫取淨盡。四肢完全失了作用，連呼吸都幾乎凝凍了。此刻馬是在走了，走得很慢，噓喘的速度却超過了蹄子的移動率。無論馬走得怎樣慢，布魯圖心里絲毫不覺得可氣，甚至他倒可憐起馬來：

——看牠多辛苦啊！

誰都知道布魯圖的皮氣暴燥，動不動就發氣，並且事事他都要佔上風才甘心，比彷捉馬賊的時候，他比任何當兵的都賣力氣，顯不出他的本領不算，諾顏王偶爾高興的誇奬他兩句，他會愉悅的對每個軍人去誇耀他的偉大的光榮：

——王爺非常看重我，時常誇讚我的本領！

若在平日，馬這麼慢慢的走，那早火啦，馬跑得慢了點，簡直是對於他的一種莫大的侮辱！如何忍受下去？這陣子却變得格外温順了，蒙古軍人的兇悍，喀爾喀族的勇猛，在他身上完全給冷風掃蕩得乾乾淨淨，和藹温柔從他的臉上流露着，幽靜得宛如一個可愛的人兒。

走着，平原上慢慢的長起雪嶺，一起一落，活像一片翻波倒浪的大海。急流的風浪在雪地上打着漩渦，捲起雪粒，往倒處扔，馬毛上，馬嘴上，布魯圖的渾身上下……

漸漸的，縮伏在不列克拉齊平原上的蒙古包，老遠就被布魯圖的視綫刺探着了。白皚皚土丘似的蒙古包和地平綫吻着，慢慢的在布魯圖眼中顯現，放大，他默默的想：

——十三年的工夫，吉爾特一定改變了許多，媽媽準老白了頭髮，脫落了牙也難說定？她決不至於不在吉爾特住吧？她是不會到別處去的，活佛保佑她老人家平安！

媽媽的温順的臉，慈祥的笑……開始在布魯圖的腦膜上活躍。

心口窩一熱，渾身都是愉快，思想漸漸的陷進幻想里，預測着將要演出的一幕母子重逢的結局，喜劇呢？還是？……當然是喜劇，十三年間的分離，突然的重聚，骨肉團圓，那是世界上頂快樂的事情！

愉快從眼光里流露出來，一直蔓延到全身，呼吸也順順流流的，此刻比諾顏王對他的讚美還高興。背着風扭回頭愉快的咳嗽了一下，寒冷再也鎖不住他了。

轉過插哈嶺東坡，風就越吹越小，雪也薄了些，路好走又省力，馬像是歇了乏，又揚頭顛跑起來，正隨了布魯圖的心意，蒙古包離面前愈近，心情也愈發焦急。跑不遠，馬彷彿猜透了布魯圖的心，咴咴的叫了幾聲，尾巴使勁一撅，四蹄踹開，風吹一般的撒轡跑，一氣奔到不列克拉齊平原的盡頭——吉爾特。

映入布魯圖眼中的吉爾特，已經不是十三年前的二十四家人家的吉爾特了！蒙古包多了三四倍，連溜馬場也都打起了蒙古包！這使布魯圖驚奇中蘊藏着喜悅。

就在早先的溜馬場這邊跳下馬，從容的把帽耳挽上去，臉的全部都晾出來。又用袖子擦了擦臉，預備着跟媽媽先說什麼

話，站了吃担烟的工夫，也沒想出先說什麼妥當，於是醒醒鼻子，憑着記憶去尋找他媽住的蒙古包。

許許多多沒頭沒緒的思索在心內攪着。

正走着，迎面跑來幾隻兇狗。瘋狂的奔到布魯圖跟前，呲着牙嗚嗚的咬，一蹦一跳的要撕吃他的樣子，布魯圖不耐煩的捆了兩鞭子，狗更兇惡的跑出幾步又蹦回來，阻止了布魯圖前進，氣得布魯圖使勁抽了那黃狗幾下，一羣狗才汪汪的跑遠了。

在狗聲狂亂的當兒，對面蒙古包里走出一個老頭，鬍子花白了，走道還是腰幹挺直的，踱到和布魯圖對面時，老頭子楞住了，仔細的端詳了布魯圖一番，才鎮靜的笑了：

——你是布魯圖不是？看你的模樣很像呼倫克圖老嫂？

——是！

布魯圖幾乎沒理那老頭子，連停也不停，牽着馬便往西面走。

——你到哪兒去？

頭也不回，老頭的話彷彿沒進他的耳朵。

——布魯圖！——老頭子急啦——站住吧！你要見你媽媽嗎？——聲音幾乎是吆喊！

驚疑絆住了布魯圖的脚，呆呆的站着不動，老頭子上前拉住他的手，淚滴從乾枯的眼眶中滑下來，顫巍巍的說：

——呼倫克圖嫂……

話沒說完他又咽住了，他瞅瞅布魯圖的臉色。

——怎麼啦，老叔叔？

布魯圖焦急得亂跳脚。

——她……她升天堂了！

說出最後一句，老頭子嗚咽的哭起來，布魯圖的心給刀子絞着一般，伏在馬頸上嗚嗚的哭着。

一個美麗的希望給炸得粉碎。

× × × × ×

太陽從雲縫里探頭吻一下蒙古包，地平綫上已經呼出了黃昏的氣息。

老頭子蹲在火邊七年前八年後的講着呼倫克圖嫂的事給布魯圖聽，從布魯圖走失到她的死：

——總共欠喇嘛十五隻羊，喇嘛就火了，把她拖去打了幾個死才放回來，沒住上三天就歸天了！祝她早升天堂！

布魯圖哭得人事不省，直到半夜才醒過來，東西也不吃，羊乳酒也不喝，老頭子勸一氣又一氣，嘴都說乾了。布魯圖才吃了兩口牛奶餅。

老頭子給布魯圖說長道短，怎樣應當替諾土出力安民，敬恭喇嘛，這片話一點也刺不進布魯圖的心，他發覺了喇嘛是欺壓百姓的魔鬼！

布魯圖躺着，反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陡然外邊响起馬蹄聲，狗子撕破嗓子的叫，接着唏哩呼嚨的聲音在蒙古包周圍騷動起來，猛的從外邊闖進十幾個壯身大漢，個個都喘噓噓的，在黑暗中摸索着點燈。

——幹嗎的？吉利門得！

老頭子渾身抖擻，向來人跪着。誰也沒理他那岔兒，手忙脚亂的把布魯圖拖起來，連句話也不說就逮着走了。

受了呼倫克圖嫂的囑託底老頭子，他雖然把呼倫克圖嫂的遺言都源源本本的對布魯圖說了，原是可以自慰的，誰料又是「禍從天上來」呢？

——活佛！救救布魯圖吧！



犬狂吠着，布魯圖被壯漢擁進巴薩咯爾咯喇嘛的蒙古包。

殖民地監獄

斐兒

從一柵由薄薄的木板隔成的稀疏的籬壁裏，可以約略看見殖民地地方監獄的情形。

從木板壁的寬疏的隙縫，可以看見囚人們用椰子的硬殼裝紅米飯，那是在班晬，這縣轄境的囚犯們是不多的。囚人中中國人非常少，却是以馬來人佔絕大多數。

把眼睛伸張進去，便可以看見一長排低矮的木屋子造成的監獄。前面是個廣場，也是犯人們的工作場所。接近屋子的地方，由於泥土的被潑水所漬濕，和一些被拋棄的廢物的狼藉，可以猜到那屋子里應該更爲骯髒和發臭的。一些土人穿的裙子在屋子前披晒着，隨着風而飄動。犯人們似乎頗自由，既沒有加脚鐐手鐐，也似乎是不十分被拘束的。（那是分飯吃時候的情形，至於嚴重的時候可不知道。）

原來這是適合馬來人的監獄——馬來人在荷蘭帝國未來加以統制之前，是沒有所謂監獄的呀！——所謂高人一等的白種人和日本人，照法律現在是不被班晬小政府所能統制的。（中國人可不在內。）他們犯法的時候，他們是會被送至棉蘭，關在磚瓦築成的屋子里的。於是殖民地的監獄便被分成爲幾種，而地方監獄之成爲馬來式，是勢所必然的了。好在對帝國有背叛的行爲的重大罪犯，是會被遠遠地隔離着送到利辜孤島去的。則地方監獄的小犯，會替地方政府掃街道，做點小工，已是很有用處的了。

在班晬縣政府里看到馬來犯人跪在地方官之前老實地招供的情形，和地方官（管刑事的是個爪哇人。）的隨便審問的態度，便覺得這縣政府里的四個白種人，便會管轄和維持這遼闊的地域的原因，是確可明瞭的了。待將來地方監獄被築成堅固的牆壁，使外人莫能窺視的時候，我想那時殖民地的政權應該深覺動搖和危險罷？

然而我幸而同時能看到支持殖民地政權的第二種特殊的監獄。那時旅行棉蘭的時候，在一個晚上，世界語學者陳君帶我在棉蘭街道上散步。因爲初次見面，爲便於傾談起見，我們專揀偏僻的地方走。因爲地方僻靜，在夾着熱帶的大樹的影子底下，燈光是非常黯淡的。偶然轉到一道小街的時候，却迎面來了一間比較高大和寬敞的瓦屋，那牆壁由燈光的反映，是顯得異常潔白的，在屋簷下面的通風處，有許多盞明亮的電燈光映射出來，直照得街上異常透亮。由屋子建築的形式看來，可以看出這座屋子的建築是頗稱講究的。里面應該是既清潔，也通空氣的吧？

『那應該是白種人的住家吧？』我問。

『不，那是政治監獄，是專爲各民族的政治犯設的。——你應該知道最近某華報編輯因爲中日事件的評論，和某華校教員的學生作文題目的涉及政治問題，被關在這里吧？便是前些時土人的民族運動的領袖，被關在這里，待審判後才送去利辜的事件，總也記得吧？』陳君答。

『呵！』我恍然起來。『那，這屋子總算不錯吧！』

『你不要以爲白種人是戴着文明的面具的，那不過是一種狡猾的手段能了。』陳君又向我解釋。『殖民政府對於智識份子，是既痛恨而又害怕的。監獄里的待遇倒不差，簡直是和專關西人和日本人的監獄一樣的。』

他隨手便指一間貼緊在近邊，建築形式上差不多的屋子給我看，接着再說：

『那便是西式監獄了。——但是，對於政治犯，在物質的待遇上是不差，（雖然這種待遇是由金錢供給來的。）在精神却異常痛苦了。最近陳君和林君二位中國僑民的智識份子——是不允被探問，也不准接讀外間的各種訊息的。并且，雖然經過中國商會和瑪腰先生（中國僑民的僑長）的救助，終歸無效，待一個被驅逐出境，一個被監禁後而被停止了教職，這個監獄的效用便算盡了。』

『那，這個監獄在建築上之較平常的監獄爲優，終算可以說是優待智識份子的了。』

『不，那祇是文明人假面具能了。』陳君又對我的意見加以反辨。『當你看到被驅逐的人加上了脚鐐手套，由殖民地兵士監視着，被拋在荷蘭皇家輪船公司的黑暗的一個角落里，一直送到中國南方的口岸去的時候，你才會認識文明人的真面目的。』

『呵！』我第二次又恍然大悟。

這一段談話使我大大不快樂。說後，我們都靜靜地沈默着，一同回歸陳君的家去；我們以先的健談竟被打斷了！

殖民地三種監獄的異態呵！這印象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里。

詩經今譯

顧詩靈

七月

七月熱得像火，
九月就有些冷。
再過下去更不對，
刮着西風多嚇人！
我們沒有棉襖兒，
過着寒冬冷到心。
到了三四月裏，
要同着我的妻，
下田作活去，
忙得飯都只能在田邊吃；
然而田主人多寫意！

七月熱得像火，
九月換上寒衣。
倉庚鳥叫着時候，
已經是陽春天氣。
女人帶着竹筐兒，
走着曲折的小徑，
去把嫩桑摘取。
春天是多麼長喲！
採桑的多麼多喲！
少女的心裏不如意，
看見那些貴公子真惹氣。

七月熱得像火，
八月盧葦成熟了。
想起蠶期的辰光，
採取柔嫩的小桑；
還把斧頭和鋸子，
斫伐揚起的老枝。
到七月聽得伯勞叫，
八月裏就開始績紡。
黑的黃的……真不少。
紅的要算最漂亮；
可是享福的却是富家郎。

四月的葽草多丰秀！
五月裏知了叫不休！
過了八月的收穫期，
十月裏就甚麼都沒有！
於是我們就得去
荒山荒野捉狐狸，

給那些貴人做皮衣。
還要在練武的名兒下，
去打着獵，
打着大猪歸了公，
小的才留來自己用。

五月裏蟋蟀已會跳，
六月裏會搖着翅膀叫。
七月跳滿在野裏，
八月棲息在庭宇。
九月裏的時候，
牠們跳進屋裏，
十月就躲到床下底。
天是這麼冷下來了，
我們的屋子多麼破！
喊着要來塞沒這些洞，
馬馬虎虎過一冬。

鬱和薁是我們六月的食料。
葵和菽我們在七月烹燒。
八月裏去採着棗，
到十月才能看到稻。
這些稻是多麼好，
但是却要釀着米酒，
給別人家去祝壽。
只有那些瓜果葫蘆，
賞了我們這些農夫。
還有荼柴的味兒多苦，
也是我們農夫的好寶貨。

九月裏築着場圃，
預備十月收禾稼。
那些禾麻黍稷菽麥，
都先後成熟囉。
禾稼收齊了，
可憐我們這些農夫，
還得去替他主人修屋；
白天去割拾茅草，
夜間便打着繩索。
這麼忙着過了個冬，
霎眼又要播種百穀。

寒天我們鑿着冰，
給貴人們來過夏，
四月裏農事開始，
便來舉行祭祀禮。
九月下過了霜，
十月收拾淨了田場，
又要開撈什子的宴會，
殺着猪，殺着羊，
我們都得要去呀，
祝賀着他們甚麼的
萬壽無疆！

——豳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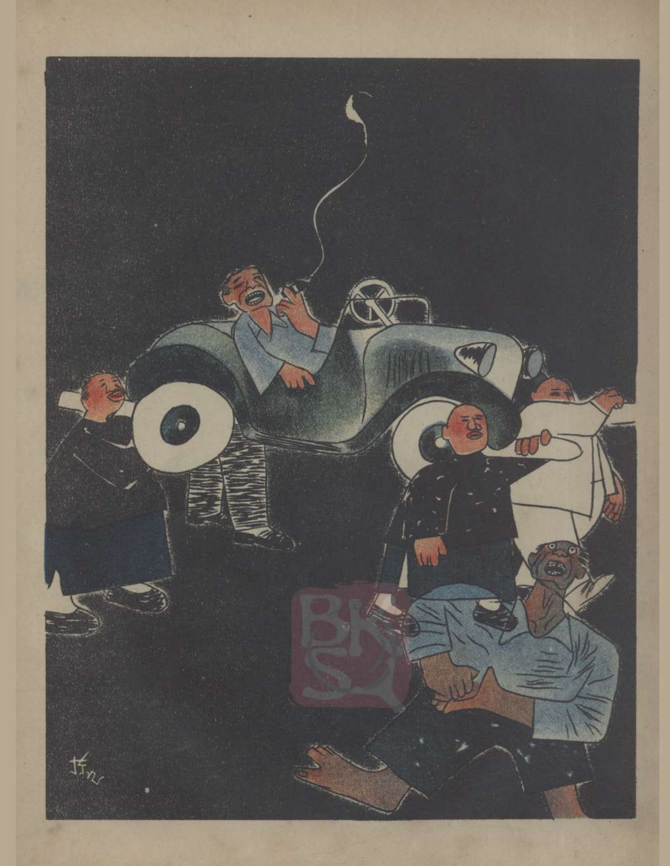
東西兩戰神　　張諤 作



不調和的結合　　　　黃士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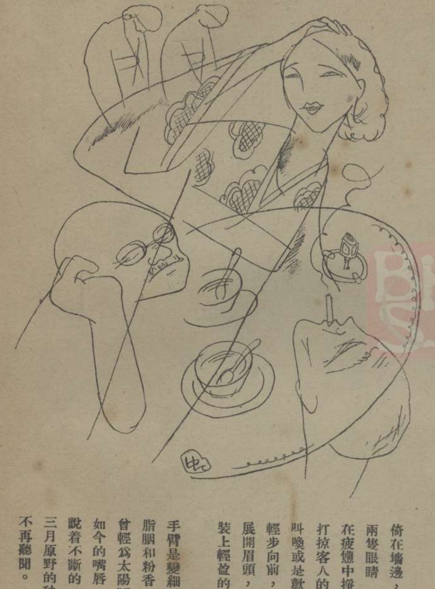
悲劇的序幕　　蔡若虹作



人 與 人　　　　江棟良作

咖啡店侍女之歌

洪爲濟作
蔡若虹畫



倚在墻邊，
兩隻眼睛
在疲憊中掙扎着，
打掠客人的表情；
叫喚或是歡忻。
輕步向前，
展開眉頭，
裝上輕盈的笑臉。

手臂是變細膩了，
脂胭和粉香，掩蓋了
曾輕爲太陽晒黑的地方，
如今的嘴唇，是用來
說着不斷的「再會啦，先生！」
三月原野的秧歌，
不再聽聞。



清晨，
仍然倚在墻邊。
眼睛却凝盯在
那片小百葉窗的外面。
有一幅黝暗的鄉村風景，
緩緩地，
展開在眼前：

天空裏，
沒有一絲兒雲影。
只有太陽，太陽當
頂！
男人閒在家裏，
呆望着田禾的枯萎
。
像一羣野小鴨，
孩子們瘦得只剩
一條長頸子和一張
尖嘴……

迷惘的眼睛，
迷惘的心。
只等到叫喚的聲音顯現，
再裝上輕盈的笑臉。

一九三五，三，廿五，於東京。

鳳鳴廣告社承辦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上海北站播音啓事

本社爲普及宣傳工商業廣告起見承辦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上海北站新設之無綫電放音台事務並經理該台之各種宣傳廣告業已正式播音每日規定自上午七時至下午十二時播送各種娛樂節目及報告各種廣告蓋北站爲交通要隘行旅集中之地每日旅客上下達數萬人故此種播音廣告收效必宏而代價極廉凡公司工廠商號及旅館欲謀發展營業推廣銷路而假以宣傳者請撥電話八二六八一本社營業部接洽可也

鳳鳴廣告社總務處謹啓

鳳鳴廣告社出版

袁鳳舉主編

鳳鳴集彈詞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本社營業

- 各大電台播音廣告
- 公共汽車廣告
- 電車廣告
- 京滬滬杭甬鉄路管理局上海北站電台播音及廣告
- 路牌廣告
- 電話簿子廣告
- 各種報紙印刷廣告

貴行惠登廣告 立即派員接洽

▲電話 八二六八一

"SCIPECA" 治百咳藥片

A Specific For Cough And Expectoration

有痰必化 無咳不除

有痰必化唯「治百咳」俱此特長

無咳不除唯「治百咳」有斯功效

君患咳乎？不妨試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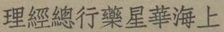
不論新起久患　功效如神

不分男女老幼　咸均相宜

各大藥房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詳細說明書函索卽寄





上海華星藥行總經理

中華郵政信箱四四五號

小說



撿禾梢子

征農

「火根子！撿禾梢子去麼？」

火根子正和娘在吃飯，門外送來這樣的喊聲，他一聽就曉得是小伙伴興根子在叫。他高興得甚麼似的，不等碗里的粥吃完，連忙把筷子放下，從凳子上溜下來，煤黑的手，在額上揩了一把汗，嘴里嚼着東西，就向他娘說：

「娘呀！我撿禾梢子去。」

「急甚麼？吃完飯去。」

火根子的心，早已跟着興根子的聲音飛到田壠里去了，那里還肯聽娘的話，放下心來吃飯？他撒嬌地搖擺着上身「唔唔」了一句，算是表白自己的不願意。

「還早哩，大人還沒有下田，那里有禾梢子撿？乖仔！吃了飯再去。」

「我不吃飯，我要……唔唔。」

「哎也！你去，你去！看你撿得到麼？還不是去玩？」

娘顯見得拗不過他了，只好勉強答應。

火根子像從籠中放出來的小鳥似的連跳帶竄地向門外直衝。

「不許去玩水呀！火根子！」娘是無時不在關切她們的孩子們的，她也是一樣，她想也不用想，很自然地叮囑着。

火根子已跳出去了，人在外面回答：

「娘呀，那里有水玩呢？」

眞的，井里的水都乾到要見底了，這樣大旱年成，那里有水玩呢？娘好像被嘲笑了似的，嘴上微笑了一下。但這笑即刻就被水的聯想消滅了，她想起了她的心事。

她是一個很壯健的女人，普通男人做得來的粗事，她都做得來。百把斤重的一担谷子，當不得她挑。丈夫在家的時候，兩口子勤耕苦做，粗衣淡飯的生活，倒也勉強維持得去。可是，人總是向上的，就在大前年，丈夫為了要賺得十五塊雪白的大洋，便答應了沒有人敢去做的差事，到老遠的地方當伕子去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人家都說，回來是沒有指望的。然而，她可不能這樣想，也許丈夫在外面發了財，也許像薛仁貴那樣做了官。薛仁貴回窰的事她是在戲台上看過的，不是隔了十八年才回家的麼？她也許也許地想着，等待丈夫回來。

頭尾算了四年了，丈夫還不回來。他出門時留下的十二塊大洋，零零碎碎地用光了。幸而大家都曉得她有力氣，又不偷懶，做事抵得上一個男人，然而她是女人，工錢照例得比男人的低，一天只消供她三頓飯，出一百文錢一日的工錢，便可請他做兩個女人做的事。因此，在旺月的時候，大家都爭着請她。她就這樣做做零工，有時到山上去打打柴，娘兒兩個，幸苦地挨過了這些日子。

但是，今年的旺月，却使她失望了。眼見得大家的禾都乾死了，沒有人請她打禾了。往年禾是被谷子壓得鋪在田里的，今年的就不同，稀稀的，不齊的，好像生癩瘡的女人，披頭散髮蹲在田里，估算中不過二三成的年歲。大家都在唉聲嘆氣，愁着不夠吃。一愁，算盤自然也打得尖，不能餓的肚子，也只好早早就把粥來餵，希望這極少的谷子，能夠維持到明年，可以免得請的零工，當然是要免掉的。

火根娘最有出息的時候，便是這個旺月。打禾的事，本來也苦，天熱還不算，單是禾上的毛刺和灰塵，就刺得人，嗆得人怪難受。要不是這樣，種田的人誰肯化錢來請零工呢？因為事情苦，工錢也得比平時加倍，吃飯也離不了葷，而且還有四綑禾稈的外快，拿去賣給人家，也可抵得上一日的工錢。在這個旺月內，照往年計算，火根娘也可積下七八串錢。然而，今年是完了！

她想到這上面，心里着實難過。雖然難過可也沒有法想，難道硬要人家來請嗎？然而坐着吃是不行的，她娘兒倆得吃東西。眼前的辦法，只好到人家收割過的田里或者路上去檢斷下來的禾梢子了。

她們已經開始撿了好幾天，娘兒倆合起來，一天倒有升把來毛谷，撿的人自然多●

她一個人吃完了飯，把小菜——其實是豆渣和火根子剩下的粥收拾好，栓上門，也出去撿禾梢子去。

× × ×

火根子是十歲的孩子，他撿禾梢子幷不是奉了娘的命令

。娘還不會開始，他早就被小伙伴邀去了。他只覺得撿禾梢子很好玩，他並不曉得這件事在他們的生活上有怎麼樣的意義，他的知識還不夠去打算玩以外的事。

他出了門，會着比他大兩歲的興根子，兩個人親熱得甚麼似的，互相把手搭在對方的肩頭上，一蹦一蹦地跳向田壠中去。

兩條紫黑得發光的身體上，除開破舊的袴子以外，甚麼東西都沒有。他們不覺得光頭上頂着火熱的太陽，也不覺得脚板下踏着燙人的地面。他們鬥勝似的撿着，好像兩條獵犬在那里找尋野物，又高興，又敏捷。撿得手內拿不下了，就用田里的禾稈，把禾梢子紮好，放在地下，再去撿。一坵一坵的田，在不知不覺中丟在他們後面去了。

「興根子！一隻蚱蜢！快來！快來！」火根子快樂的叫聲，在太陽光里震動，好像科侖布剛發現美州。

「捉着！等我來！」興根子自命比火根子強得多了，他一邊說，一邊跑過去。

興根子的話還沒有說完，那一個又叫起來了：

「哦呵！叫你快來快來！又走了啦！」

興根子走過來一看，火根子的兩隻小手還抓住田塍上的一把草沒有放開，兩隻眼睛看蚱蜢逃去的方向。

「眞無用呀！」興根子怪怨起來了，他既覺得沒有蚱蜢玩，又覺得自己的本事顯不出。他又怕是對方在說謊，因此又問一句，「是捉到手里走的麼？」

「你說是麼，它兩腿一掙，火箭樣的走了。」火根子用手很快地向前一推，學着蚱蜢逃去的樣子。

「眞無用！在我手里就走不脫了。」

「你去捉呀！總還在前面。」手指着。

興根子向前面看了一會，轉頭向小伙伴說，「等下捉把你看罷，我是沒有看見甚麼！」

「好！你捉！」火根子好像不服氣。

「撿禾梢子罷，」大的挽着小的手，向前面走去，「我們一面撿，一面捉，還愁沒有蚱蜢嗎？」

兩個孩子又跳着，跑着。

「我們的禾梢子呢？」火根子忽然想起來了。

兩個人跑回去，拿了禾梢子，又跑回來。

「蟬頭！會打落谷哩，要這樣拿着。」興根子倒底是大兩歲的孩子，他敎小的不要把紮好的禾梢子提着，要和他一樣的用手托着靠在胸前。小的自然依了他的話。

一坵還沒有割的禾擺在他們面前了。興根子記起甚麼似的突然停了却步。他把手攔住跑着的火根子。兩個人却喘着氣。汗從眉毛上掉下來，大家都不去揩。

火根子不曉得爲甚麼事，側着頭望着大的。

興根子沒有作聲，眼睛在四面望了一下，便拉着火根子一同蹲下去，輕聲地說：

「我們不要撿了，………」

「做甚麼？撿累了嗎？」小的插嘴說。用平當的聲音。

「細聲點！」

「…………」

「我們不要撿了，你看，」大的用嘴嘟着面前的禾，「在這上面摘，好嗎？」

「這是人家的呀！」小的也放低了聲音。

「不要緊。」

「我不，我娘會罵。」

「不會的，我娘教我摘哩。」

「眞的？」

「我還哄你？我娘不會罵，你娘也不會罵的。」

「唔。」

× × ×

火根娘回來了，門扉掩着。她曉得兒子已經先回來了。她推開門，屋里是靜悄悄地。

她叫了兩聲火根子，沒有人答應。

「不曉得跑到那里去了。」她自言自語着，走到桌子邊去。

桌子上零亂地堆着幾綮禾梢子。她把自己篾籃內的也拿出來，放上去。奇怪，小孩子的覓比她的多上一兩倍。她高興極了，小小的孩子，居然撿到這樣多。

「人到那里去了呢？」她心里唸着。要是火根子在跟前她很想親熱他一頓子。可是他出去了。她笑嘻嘻地望着桌上的東西，火根子的影子在她心里漸漸長大了，長成了一個很能幹的青年，……他有本事賺得到很多的錢，……要替他討一房很好的媳婦，……她自己做婆婆了，要好好地替他們帶孩子，……只差一宗，火根的爺……，也許那時他也回來了，……

「娘呀！我餓了！」

她的思路被打斷了。但她的臉上又掛上了笑容。

「我教你吃完飯去，你不聽呀！乖仔！我就去煑。」她安慰着孩子，然而，桌上的東西，她是不會忘記的，「仔呀，你今天撿得比娘的還多呀！在那里檢的？」她撫摩着兒子的頭，他已走進桌子邊來了。

「不是撿的，是摘的哩！」他天眞地說。

「摘的？」娘的臉色變了，「甚麼地方摘來的？」

「我不曉得，興根子教我摘的。」

娘的眼淚流了下來，呆呆地望着火根子。這許多禾梢子原來是這樣來的？她剛才的幻想完全破滅了。

「娘呀，你哭甚麼？」

「我不是教你不要動人家的東西麼？你爲甚麼要去摘呢？」

「興根子說，他娘教他摘的，他說娘不會罵我。」

娘無力地坐到凳子上去，一面揩着眼淚說：

「乖仔！以後不要跟他的樣，他們是……」

她忽然停住了，說着的話，好像被甚麼東西塞回去了。她出神地望着地下。一會，才慢慢地吐出一口氣，

「唉！這樣的年成！」

第二街

沈聖時

黃昏上九點鐘過後。

×鎮的市街，已靜落下來，只有乞丐無勁地拐在街心，哭叫着。橋塊下，幾條餓狗汪汪的吠着。

石師叔在第二街一家小酒店裡拐了出來，掌櫃的在櫃台上探出上半身，向那個人拐去的方向。

——石先生，走好。

——唔，唔。

兩條脚幌着，稍微有些兒醉意。那點酒在他正好喝夠勁。

那個胖胖的身材，像袈裟那麼寬大的長衫馬掛，領扣裡的鈕頭始終沒扣上過，走在街上，像一隻懶猪似的，走得很慢，但是還喘。

每個黃昏上，總是擺步在那條街上。

第二街每夜擺步的那個人，是有着一段關係的。

那條街是石師叔的勢力範圍。

當×鎮被劃入戰線區時，從來住着這街的一些破落戶，挑上一點兒生活器物各自逃災去了，也有好多人給拉在隊伍裏做工。

于是第二街就成了一部分營房。

石師叔就在那時候抬起頭來了。本來也只是第二街上一個「不值錢」的破落戶。不知怎的那懶猪活動得了勁兒，在軍隊裡胡扯了一陣子，認識了幾位長官，



石師叔闊起來了。

戰事結束後，石師叔手下也到手一點贓，軍隊開走之後，他意外的沒跟去，像爲戰事立了大功似的，他從此霸了那條第二街。

跟縣府裏一些有頭銜的也胡扯了一陣兒，鎮上區政機關也另一眼看待他。

石師叔于是利用了那批回來的窮落民開設煙館，小酒號，茶館，私娼，賭場也有了，他自己重利放債，消度着靡爛的生活。

那條街上的破落戶于是全落在他手下了，第二街無形中像成了他獨享的「租界」似的。

因爲他有了錢，也有了點勢，也是鎮上的闊人了，第二街上的居民當然全奉敬他，怕他，沒錢的時候還要跟他商借；譬如開賭攤煙燈沒有他作靠，地方上准不允許。

第二街，始終是石師叔的淫樂場。

他每夜，拖着兩條沉重的脚，擺着，擺着。

那是他走熟的街了，縱使沒了街燈，也沒月亮，他什麼地方摸得清楚的。

一股酒性直冒上來，沒吐，扁扁的頭額上蒸着熱騰騰的汗水，黃昏的風吹着，涼了，身上覺到一種興奮。

（還是上榮春那兒去吧！又來它兩筒兒，那丫頭白漂的臉也不差啦！）

自已笑着。

拐在電桿邊，一隻手楞住電桿，一扯褲襠，嘩嘩地洒了熱尿。

身體上覺到一暢。

望望天，沒月亮，一天緊密的星，閃着眼光。

那麼慢慢姍姍地擺着，擺得脚心裡熱辣辣的，喘着氣，瞧瞧路桿上的電燈，眼面前盡是抽着光條兒，伸長——縮短——縮短——伸長——

石師叔終于是四十開外的人了。

一個拖着鞋跟的瘦影兒，在祕密賭場的一扇小竹門裏溜了出來，同時一線淡黃燈光跟一陣噪聲衝上街來，門一忽就重掩上了。

那個拖鞋跟的過去，輕輕的在石師叔的闊背上拍了一下。

一驚，扁扁的頭回過來瞪了一眼。

——石老伯，喝過酒啦！

——唔，金根，今夜上手運好吧？

兩雙脚，拐着更慢。

——靠福，沒倒運。

——金根，咱託你那事給我去走過嗎？

——問過，正想跟石老伯說，裁縫阿八倒沒主意，只那女的自己沒答下來，芬姑已有了姘夫。

——唔，那個？

狗男女　　黃鼎作



精神的糧食　許炎作



生活貨車　　甘人更作



痰

甘人更作

考

錢敦德作

馬路英雄

錢敦德作

——藥店裏那個乾癟三，朱杏生。

——哈，那小寡鬼，笑話。

在弄子口那個跟他分了路。

過了一家水灶，水灶的大爐已熄了火，只有一副小爐上熱騰騰的有幾把銅壺沸着水，一個中年婦人在一隻煙頭電燈下拉風箱，把糖片向爐肚裏摔着，火光映紅了婦人的臉。

石師叔計數着一過那水灶，再拐上三家門面，就是榮春的秘密烟館。

門前照例漆黑的，但是他記得那扇矮門闥，上面曾抹過桐油，終年貼着「福祿壽三星」「姜太公在此」的褪了色的紅紙條。

他把手摸下了那扇門，挨開了一個陌生人不知道的暗門子，一個矮闊的黑影塞了進去。

嘴巴裡唔唔唔的，拐向裏邊去了。

——石先生，用過點酒吧！

一個老婦人迎出來。

——唔唔，你的榮春呢？

——石先生，她……她躺着。

他心上不快起來。

——怎麼已睡啦？

——不，她……她病了。

——哼，老怪，你騙那個？

石師叔憤了，臉上漲上一層酒紅，睜圓着兩個圓眼珠子，瞪住那個老婆子，一串像氣憤的拳頭似的話跌出來，夾帶着白口沫。

——好，你跟咱石師叔作對勁兒，看成不成？榮春那種臭婊子眞不上眼，病？那種賤貨也會病嗎？笑話，也好，老怪你不交她出來，明是要丟咱的臉，那麼明天看你再得在第二街上擺煙燈？

一拐就向門外邊走，懶豬那麼的胖身兒像只用以裝那種頑悍的大脾氣的。

——石先生，……石先生什麼也好講，好講，老婆子門檻也來不及跨，叫着跌衝出來。

——石先生，勿……勿見氣吧！那點小生意，求石老爺饒赦了吧！

抓住一把衣角，直是求，陪罪，在門闥那邊跪了下來。

回到裏旁，榮春已坐到外房來了。

她勉強地支持着伺候石師叔。給他裝了幾筒煙，眼前盡是紅圈綠圈，綠圈紅圈，瞧那盞燈灶在轉着，轉着，身體上正蒸燒着 F.103° 寒熱。

半夜，他抱着發燒的榮春，他的心笑着，在一個寒熱病的女人身上，滿足他的獸性，他沒覺到榮春身上的發燒，只

覺到幹得沒夠勁，惱着。

早上，他還是憤恨地罵老婆子，那回老婦人沒敢應一聲。照平時每夜的八毛錢也沒給，一拐就走，嘴巴裡嘟噥着。

——哼，跟咱石師叔作對勁兒，第二街上那個膽敢？詫異那老怪！

——老怪，你那丫頭不死，咱總不給她安。

………………

袈裟似的大袍掛幌了出去。

從水灶那邊一直拐到昨夜燙酒的櫃台那兒，一個兒頑固地獨自嚕囌着，那種習慣勁跟他擺着的脚步，配在一起十分調和的。

× × ×

淋在大雨裏。

榮春的老娘在第二街上哭着拐了兩個回來。

在阿八的裁縫店裡尋着石師叔。

阿八，金根，還有幾個正談得出勁，一個年青女人在牆角裡抽泣。

老婆子顧不了什麼，自己住了哭，滿身溼淋淋的像一隻水鴨似的拐了進去，

——石老爺，石老爺……

她嘶聲叫了幾聲，他們才分心注意到她，走前了幾步。

——石老爺，我……我的榮春……昨天死……死了。

沒答，仍向別方面扯話下去。

——石……石老爺……我的女兒死了……

石師叔跟着其他幾雙眼瞪了她一下。

——你死女兒，跟咱說幹麼啦？老怪快滾，滾！

金根趁勢把她一步不站穩的推出去。

跌在門外邊石階上，哭啦！

老婆子自己沒爬起來，她始終沒走。

雨，千萬條鉄線似的直打她頭上淋下去，哭聲沈沒在雨聲裡。

石師叔在裏面笑得正有勁兒地。

兩個鐘點過後。

雨衣橡皮鞋的石師叔慢慢擺着步拐出來了。

像求乞模樣的老婦人跟了上去。

——石老爺，榮春死得苦啦！求老爺施她躺……隻「木匣」吧！

——求老爺施了二十塊錢吧！

——沒再話那些，咱會欠那稱毛賬的？



老婆子還是跟上去。

——石老爺……榮春沒死當兒，老爺夜夜來的囉！可憐她死的苦啦！

——不許說那些，要錢，借二十塊去，四分利算，還便宜你，那麼雨天，不跟你挨扯！

老婆子謝了又謝，捏住了兩張紙票拐了回去。

她一步一滑地拐着。上了年紀走不快了。

突然——石師叔手下的金根那幾個壞蛋兒，打老婆子身後邊撞了上去。

一個支不住，在一枝電桿邊倒下啦！

打着哈哈，那幾個銜走了。

老婆子咒着天，半天才負着創痛爬起來，尋票紙，只有一張了。

夜色壓了下來，雨更狂，老婆子哭跳在街邊。

× × ×

第二天清早。

走路人發現電桿那里躺着個老屍體，有心人嘆傷着：

——年勢壞，連那麼的老婆子也尋死了！

黃昏上，石師叔照例在那家小酒店內消度着，他沒把那點事放在心上。

酒客有幾個評論那母女兩個的死，有稍稍代為不平氣的說：

——第二街上冤事愈出愈多啦！

石師叔聽那句話不舒服，站起來，一下拍着檯子，綳紅着臉叫出來：

——那個說冤事？咱明白全是十分應該，天下那種人死一二個，也算得稀罕？

其他那些人一股氣壓了下去，壓在胸膈間，店櫃內靜肅下來。

半嚮，一個青年夥子自己默默嚕囌着。

——……死一個等瘟一條豬一樣的。

石師叔又是紅着眼珠子擺在黃昏的街頭了，拐過水竈，再過去又在榮春家那扇矮門那兒了，門是緊緊的閉着。

（沒有了榮春，但是世界上白漂的好姑娘多哩！要記得那丫頭嗎？芬姑就比榮春更白漂年青啦……！）

許多過去的就像映畫那麼在腦板上閃了過去。

（有錢總得買度綺麗的夜呢？一個人活在世上做大傻瓜幹麼）？

一顆心在黃昏風裏笑着。

擺着，擺得很慢，拐進阿八的裁縫店了，自己也不知怎麼的。

眞是好日子，那個討厭阿八偏會做夜工去的。

一個十六歲的芬姑，可給她痛痛快快的大夠勁哩！

抱住着抖顫顫的像一頭小鼠似的那個女孩；芬姑有如被啣在一疋猛獸的嘴巴裏，還掙扎得脫嗎？

解了她的衣褲，大手指在她身體各部分扭捏着，芬姑尖

聲叫，哭啦！

那顆老淫心笑着。

——姑娘，那也要哭嗎？

——笑笑吧！讓咱娶了你吧！

………………

夜，唷唷地在淫汚裏過去。

天還沒十分亮，那個老怪物先爬了起來，一股葱臭的酒糟鼻吻着十六歲少女的乳房，一下，二，三，四……

把芬姑逗得癢癢的，不自然的苦苦地笑啦！

把兩張單圓票塞在她奶子邊。

——那點給你買花露水香粉吧。

幌着袈裟式的大衣服，拐了出去。

芬姑沒看一眼就把兩張票子丟到地板上，拖上棉被蒙着頭，傷心的哭了。

芬姑投水的消息傳出第二天。

那個老怪物石師叔也不見了。

第二街上的議論鬧得紛紛，茶館，酒店，街頭全談着，石師叔的造孽已展給了大家看，憤恨那老怪物的心是大家一致了。

朱杏生跟金根拼打着，但是金根吃了下風，滿街的人全罵他，他瞧瞧也聲勢不對勁，當夜跟幾個同夥的溜到鄉裏去了。

——石師叔那老怪物，咱們全受夠他苦啦！他再來鎮上，私做活埋他，犯罪大家一起完好啦！

大家鼓着手掌，全一致贊成朱杏生的話。

二個月過後，還沒人知道石師叔那兒去了？裁縫阿八揣想那老怪物該是給天雷打死在江裏了，也有揣想他眞給人活埋了……

秋天。

從報紙上有人看到石師叔已混到了「官銜」，並說將調任到鎮上來。

現在石師叔是警察局長的他位了。但是第二街上的人沒一個相信他會懂一條警章的。

一個下午。

輪埠頭警察持着旗幟，寫着各式歡迎新局長的「口號」在沿路爆竹鞭炮聲中，那個胖胖身材的老怪物，穿着嶄新軍服，又擺步在街上了。

那模樣，眞是壯嚴的局長模樣！

三天

羅洪

天好像開玩笑似的，只放了半天晴，又那麼陰暗了，漸漸兒那陰暗更濃重一點，一絲絲雨條子又從半空中掛了下來。人們都嘆一口氣，生怕罪過，便把怨罵老天的話嚥到肚子裏，換上了一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看樣子老天是要滅盡我們窮人的！』大家都這麼說。

他們心上都浮起個黑影子，晃動着給老天滅盡時候的慘劇。可是話雖這樣說，大家都不敢，也不願往這方面多想一想，因為誰都想活下去，不願給天滅，而且誰都盼望老天爺發點慈悲，放幾天晴。

要是再這樣十天八天，田裏的稻不能割起，一定會茁了芽，沒有用的。今年夏天田裏正用到水，却乾了兩個多月；白天黑夜都要戽水，險些兒把人累死。這麼拚了命過來，稻禾總算沒晒成乾草，結成了狗尾巴那麼長的穗。大家正慶幸着還不至逃荒做難民，老天却又接連下着雨，把個秋收時候又弄糟了。

『天老爺眞是——又這麼下起雨來！』

有發看見他弟弟從東邊走過來，便這麼說着，聽那聲音，好像故意要他弟弟聽到地，說得怪響亮。可是他弟弟提着鐮刀急急地搬動那凸滿青筋的小腿，直往屋子裏進去。於是有發也忙着收拾正在修補的幾隻破麻袋，滿身水珠地鑽進屋子。他站在門口把身子抖擻一下，兩隻手又交替着在左右肩膀上一拍，水珠子向四面飛了起來。他弟弟却伸直了頸子，一口啣着紫沙茶壺的嘴，喉核一上一下地動着，咕咕地響了好半天。放了那茶壺，兩手便抹着濕漉漉的頭髮。

有發向他弟弟看了幾眼，想說什麼似的，把嘴張了一會，又看到門外去了，門外的天是陰沉沉的，那鉛塊一樣的烏雲，好像要跟雨條子一起往地面壓下來。他摸摸下巴上面三分多長的一大堆鬍子，拖條板凳到門口，一邊坐下一邊說：

『有才，你怎麼樣，到底答應不答應？』

『我早對你說過的，我不答應。』做弟弟的把頭髮上水跡揩乾以後，兩隻手在黑布襖上擦了一擦。

『我說，你就答應了吧，你媳婦到陸大爺家做奶媽，自然不會吃虧的，況且家裏少個人吃，又每個月拿進工錢來，

有什麼不上算的！』有發又膽怯又焦急地望着他的弟弟，一會兒又望望門外的雨條子，他自己也記不清這個話已經說過幾遍了。

可是有才沒朝他哥哥望一眼。他只是低下頭，把兩隻赤脚在地上揉，停一會那右脚的大趾頭蹺起半寸多高，像發子那樣的，用力把另一脚的小腿鞘了一下。聽有發說完這些話，他便抬起頭來釘住門口的哥哥說：

『你老是這些話，我聽都聽得厭了！去做奶媽，自然可以賺一點錢，可是到陸大爺那邊我就不肯。我們借他的錢，每月出他二分利息，爲什麼一定要她去做奶媽才肯借？他這什麼道理！他要自己的兒子好，我難道不要自己的兒子好嗎？我一定不肯，我不高興把孩子貼到人家去，變得小猴子那樣瘦得可憐。』

『他們用的那個奶媽不好，奶水少，你媳婦年紀輕，奶又多，他們自然中意了。正好我們又要向他借錢，怕我們不肯，才這麼要我們先答應的。』有發一雙眼睛一忽兒釘在地上，一忽兒釘在有才的臉上，好似也埋怨着自己的多話。

『奶媽也多得很，爲什麼一定要揀中我們？我就不服氣！什麼大爺不大爺，他們的心最狠。他好像二分息還賺小，故意要爲難我們，我是知道的。』

有才把聲音也提得高了起來，看見他哥哥不接話，又說道：

『你是一看見陸大爺的影子都怕的，年紀比我大十來歲，膽子只有芝麻那麼大。怕他們什麼？越怕他們，他們越厲害。我現在是看透的了。』

『我不信你看透，你是聽了胡永良的鬼話才變成這樣的。』哥哥好像生一點氣，把那雙絡滿紅絲的眼，用力地看着有才的臉。好像在問着：你能不能抵賴我這個發見。停一會又低了聲音說：『有才，你不要去學胡永良的樣吧，這小子在城裏住了兩年，什麼人都不在他眼裏了。我看他一定沒有好結果，你不要去學他。』

有才沒說話，那張給太陽晒成醬色的長方的臉，兩個顴骨一抽一抽地動着。這時候，屋角那邊柴窠裏的孩子，猛的哭了起來，眼前這憂鬱的沉默，給這清脆的哭聲衝破了，兩人都鬆一口氣。隔壁竈間裏一個黑圓臉子的女人走來，抱起孩子又匆匆地走了。

『想想吧，龍會的借款只有三天期了，你答應了吧，快不要說那些負氣的話，我們窮人是不能這樣的。』有發換了柔和的聲氣，走到桌子前邊拿了隻水煙袋，那樣子好像要跟有才談上半天似的。

『不要說這些空話，我只對你講，她走了家裏也不行，我們兩個人忙着到田裏做，屋裏燒飯那些事誰去幹？去年嫂嫂到城裏去做活，你自己說阿根的娘不能去，家裏留個把女人是有用的。你現在又這樣說了，眞是……』

『眞是阿彌陀佛！現在事情急了就不能這樣說的。你這個人怎麼說不通？龍會裏借的錢到期不能不還的。可是天老

是這麼下雨，來不及糶米，總得想個法子。龍會裏的錢要是差了日子，下回借不動，我們以後就難活了。」

『我管不得這許多，我們做來做去，只在債堆裏翻筋斗，你急死也不會出頭的。到月底再說，看他們怎樣就怎樣！」

有發聽着這個話便怔了一怔，他想到老實勤儉的弟弟，會說出這樣古怪的話的。他睜着那隻血紅的眼，想說什麼話，可是沒等他開口，有才早站起身子，走向門外去。

看着雨點打在有才的身上，在東面屋角邊消失了去。他禁不住楞了一會兒，等到紙梱子越燒越短，燙到他手上，才猛的手臂一縮，把水煙袋擱在門檻邊，心裏埋怨着有才又到胡永良那邊去了。

那小子這次回來不知又帶了些什麼鬼話來的，有才這麼獃頭獃腦的老跟他去說話。去年回來一次，把有才他們幾個小伙子都教壞了，都變得那麼倔強，動不動說些古怪的話。這個眞不是好兆，有發在肚子裏說，小伙子是應該耐點兒苦的、只要能夠耐苦，總有一天身上會沒有債，會好好地過日子。鄉下人要個錢，那裏不是把力氣換來的。前村的王根福，他老子死後丟了一身的債；他咬緊牙齒做，田忙時候白天幫人家做短工，早晚做自己的事，放着那些零星的生活，到半夜爬起來再做，吃那麼十多年苦，一身債到底也還清了。難道像胡永良那麼說幾句大話，把有錢人牙癢癢地罵一通，債就沒有了嗎？有發覺得這樣說大話是更糟糕的，他們只是想偸懶罷了。就說他自己罷，廿三歲上死了父親，那時候有才年紀還小，做不了多少事，他一個人辛苦了七八年，還淸了父親身後的費用，又替有才成了一門親。雖沒有了淸舊債，可是移東補西地一年年過去，總算新債沒多起來。不過年頭確是一年壞一年，要是到鎭上去買點東西，總是一年比一年貴。照胡永良他們說起來，又是有錢人在中間作怪，他眞不懂得這些話是怎麼想了來的。那一年鬧蟲災的時候，田裏一顆米都沒收起，雖是到倉間裏去報了荒，租米可以不還，可是自己飯米也少不了的，而且債務的利息不能欠，明年種田本錢也不能少的；虧得陸大爺跟縣裏幾個師爺們商量，做成這個龍會，每人家都可以去借，只有按月分二的利息。借的時候，先在本錢中間扣去十分之一，譬如你借一百的，先扣下十塊，等到明年本利歸清時候，這扣下的，就在利息除去。不過大家先得交出押米，你種五畝的，每畝田量出一斗米，去存在這龍會裏，種滿十畝的人家，有一畝田就得量出五斗米了。這些米，算是有田人家的份，還租米時候可以扣劃。等到種田的吃完了自己的米，便可以向龍會去借，不過到稻熟時候，也要先還這種債米的。這個也跟龍會裏借的錢一樣，到了期不還，以後便不許再借的。要是沒這些大爺們發慈悲，這村子上的人，十家裏有九家不得過去呢。

有發重重地嘆一口氣，伸起右手摸了摸毛刷帚樣的鬍子，他不懂比自己只差十年來歲的小伙子，怎麼都變得這樣不學好，就說他弟弟，本來做事既勤懇，又不多說話，一村上

不論什麼事都沒有份。却不料給胡永良鬼鬼祟祟地說了什麼話，便變成那股討厭樣子了。

可是陸大爺那邊怎麼去囘話呢？如果說有才不許他女人去做奶媽，那麼二百塊錢是不能借到的。要是大膽去答應的話，那有才又是那股蠻勁兒，看那神色是一定不肯的。

孩子的哭聲又從竈間裏衝着出來，那聲音很粗大，好像也生了點兒氣。這哭聲把有發的思索打斷了，他看看天空，雨已經小了好些，可是像鉛塊樣的黑雲，還是沉重地往地面壓下來。這樣子是三天五天不會放晴的。於是他又怨着老天，要是遲下幾天雨，他們割起了稻，攢下穀子，那麼實在沒辦法的時候，把穀子去抵押點錢，也許有希望的。然而如今只割起一畝多點稻，有什麼用！留在田裏的，非但抵不了錢，若是老天還下雨，就得糟糕，想到這裏，有發的焦急更厲害了些，他又重重地嘆一口氣。

同在這個時候，陸大爺鼓起那稀稀的幾十根牙鬚，也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可是那聲氣決沒像有發的一樣沉重，雖是拉得那麼長，還遮不住臉上那股『傲然自得』的神色。

『大爺你莫這樣子愁，我總得替你想法子。』坐在陸大爺斜對面的黃忠樸露着滿口焦黃的牙齒，堆了一臉的笑，接着陸大爺的嘆聲說。

那陸大爺好像沒有聽見，他只顧望着右手裏的煙捲，那象牙煙嘴是新近從城裏買來的，有半尺來長，據說是最時髦的貨色。陸大爺雖不喜歡新派的事，可是這煙捲他倒贊成的，比水煙袋強得多，又簡便，又好看。他看着煙捲出神的樣子，只有三分是嘆息，倒有七分是在贊賞那隻象牙的煙嘴咧。

黃忠樸的笑臉收斂了一半，那排焦黃牙齒在外面露了一分多鐘，還不見陸大爺有什麼動靜，才閤上了嘴唇，把舌尖潤了潤抵排焦黃的牙，又堆着笑臉說：

『大爺你莫愁，得了個寧馨兒，多點周折也小意思。換奶媽，你府上說聲要奶媽，那個不願來，儘你大爺挑剔好了。』

『挑剔自然儘夠挑剔，不過好的也不常有，我要越快越好。你不是說有才的老婆那奶水挺好的，那一定叫她先來試試。』

『可是……可是那個款子，……』

『那個款子等他們答應了我肯借的，要是不來，讓他們也向別人去借好了。』陸大爺把末了一句話說得格外沉重。他心裏十分明白，有發他們在這時候要借錢，除了他陸大爺是沒有別個人的。

黃忠樸又露出了上排的焦黃牙齒，額角六七條皺紋緊緊的擠在一起，一副嘴臉可憐得怕挨打似的，好像他就是有發或是有才，陸大爺說一句就恭恭敬敬地接應一下。他最明白陸大爺的脾氣，別人跟他有什麼執拗，他決不肯輕易放着過去。有發他們如果不答應這個條件，陸大爺生起氣來，非但不肯借錢，也許有別的手段，譬如……

他黃忠樸眞好比做了陸大爺肚子裏的蛔蟲。陸大爺站起身子，匆匆丟了二分長的煙屁股，小聲兒道：

『今天廿七是不是？』

『唔，昨天，……昨天廿六，對的，今天是廿七。』

『那麼他們向龍會借的二百塊錢，只有三天就到期。哼，龍會的錢那一個敢拖延一天半天，他們總得想法子。我說，忠樸——』陸大爺又向黃忠樸走近一步，怪親熱的樣子。『你去對地保說一聲，叫他到有發家去催得緊一點，看他們強到那裏去！』

黃忠樸連聲應着，他心上有股膩膩的感覺，每逢陸大爺跟他表示點親熱，就覺得心上怪膩膩地，像是給女人的手撫摸着似的。他做了陸大爺的心腹，靠陸大爺每年貼補他五六十塊錢，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那種膩膩的感覺只有過三次。一次是鬧蟲災那年，做成龍會的時候，縣裏王師爺他們要把押米放在鄉公所裏，算是積穀的地方。陸大爺急得什麼似的，要黃忠樸想法子，他才出了個主意，叫地保們對王師爺這些人說，米放在鄉公所是靠不住的，鄉公所裏的人嘈雜，有什麼岔兒，沒人負責。陸大爺家裏有寬大的穀倉，只要分出兩間就夠用了。而且陸大爺素來熱心公益，他決不疼着這兩間屋子不能借用的。這樣幾次一說，事情果然成功了，那時候陸大爺曾親熱地誇贊過他，第二次是去年的事，陸大爺做過五十歲的壽，還沒得個兒子，娶上三房姨太太，都只生女的。陸大爺很看重『無後爲大』這個不孝的罪，所以對這椿事是十分憂鬱的。黃忠樸明白他的苦衷，便做了個媒。他常聽陸大爺說周四的女兒很美的，要是衣着好一點，比他三個姨太太都美，於是他再三跟周四商量，本來許的親化一百塊錢解了約，那瓜子臉的周四的女兒，便做了陸大爺第四房姨太太了。也算這毛頭姑娘有福份，上個月居然生了個男孩子。在滿月那天請客時候，陸大爺曾親熱地敬過他一杯酒。

這一次，便算是第三次了。

『只有三天的期，大爺你放心，他們逃不到那裏去的，沒有你大爺，他們借不到錢。有才那小子再強硬些也沒用，龍會的錢到期總得還，不怕他拖住老婆不許做奶媽！』他也學着陸大爺那種說話的樣子，搖頭擺腦地，好像讀着文章。

『唔……唔唔，』陸大爺在喉頭響着，兩隻手筒在袖管裏，低下頭踱着方步。

看這樣子黃忠樸知道不必再跟他說什麼話，陸大爺已經想到了什麼心事。於是黃忠樸便告辭着走了出來。

雨脚還沒有住，東北風吹過來，全是一股濕氣，看天色一時還不能放晴。黃忠樸提着兩隻沉重的雨鞋，走在泥濘的路上，身子搖擺不定的，常常要倒下去的樣子。可是他心裏十分高興，如果這三天裏邊能夠把事情辦好，陸大爺也許會送隻把蹄子給他吃咧。於是那濕漉漉的泥地上面，隱約地映着有發那可憐的臉，好像在哀求他：黃先生，你可憐可憐我吧，求你去跟陸大爺商量一下，請他發點慈悲，那筆款子就

借一借，龍會的錢只有三天期咧。那時候他黃忠樸一定要在鼻子裏哼着一聲，放點顏色給他們看，教他們認識認識他黃忠樸的厲害，這村子裏在陸大爺跟前最有面子的，除了他便沒有第二個人。他還得教訓有發一番，那不識利害的有才要管教管教，年紀輕輕不要全身是一副強蠻的骨頭，回頭吃了虧不上算的。這時候有發的可憐樣子一定惹人好笑。他故意要說只有三天事情怕不好辦，陸大爺的錢也不是現成放在家裏的。一直說到後來，他才答應辦這樁事，不過要有才的老婆明兒一早進陸府上做奶媽。

剛走過那二尺寬闊的板橋，便看見有才跟胡永良他們幾個人，正站在豆腐店那邊，胡永良嘴裏正咕嚕着這些什麼話。有才那高顴骨長方的臉子，叫他看了心上就給什麼擊了一下地，猛的一抖。有發那可憐的影子，也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想對有才說，還有三天，那個事情你怎麼樣，但沒等他開口，傍邊一個聲音在說：

『黃先生，怎麼你的牙齒掉了一個呢？可是給陸大爺……』胡永良身傍的一個小伙子，說到這裏便笑起來。有才也淸脆地笑了一下。

十多隻眼睛都釘着他，他來不及在鼻子哼一聲，怕拖住地急急走了過去。

『你們這些小子不要放肆，看你們有好結果！有才你這猴子不要獃，還有三天看你，……看你用不用到我的！』

黃忠樸在肚子裏這麼咕嚕着，他斷定這些『小子』沒有好結果，將來要給縣裏當土匪重辦的。他的步子比剛才快了起來，他到地保那邊去，一定叫地保去催得緊一點，只有這三天，一天也不能放鬆他們的。



賣武

李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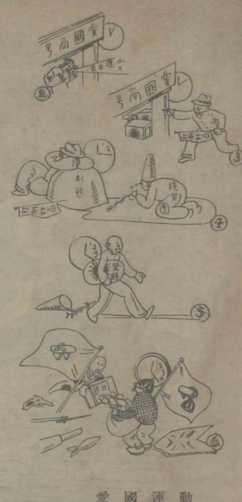


兄弟

唐英偉作



失業問題　　胡同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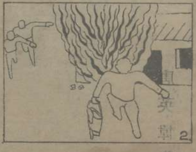


愛國運動

蕭劍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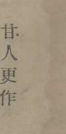








旁觀者



甘人更作

漫畫漫話

廿四年五月號

每月一日發行　每册二角

預定全年十二册
國內二元　國外五元
香港及澳門三元五角

編輯人　蔡若虹　莊啓東　凌波

發行人　黃世鈞　凌波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三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所　文華美術印刷公司
上海周家嘴路保定路口
電話五〇九一二號

中宣會審查證第一五五九號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本社啓事

（一）李輝英先生因另編一刊物，以後「漫畫漫話」另聘蔡若虹莊啓東兩君負責

（二）本期因內容與前期稍有出入，同時集稿時已經是很遲了，以致延期出版，請讀者原諒。

（三）「平行線」因另出單行本，所以不再續刊。

（四）近接外埠各書局要求批發及經售之函件甚多，查本刊除定戶直接向本社預定以省手續外，同業批發等事，請向上海雜誌公司接洽。

（五）社址　上海廣東路一六一號
電話　一九八〇二號